

难忘的洗礼

□ 沈建华

在我30多年记者生涯中，盐阜大众报社的经历，最是令我难忘，特别是那场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洪灾洗礼。

1991年初夏，江淮流域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。20多天的灾区采访，几乎每天都有让你感动、激动的事儿发生。

7月4日，报社派我到东台采访。与邻县兴化、姜堰交界的溱东镇，圩区田地只有2米上下，大河水位已近3米，形势相当严峻。大半天跑了3个乡镇，可歌可泣的事儿可写一个版。

天黑下来，来到溱东镇机关食堂，晚饭刚上桌，忽听女镇长叫道：“不好，四永圩被破了！”她说大坝一破，圩区里的7000亩农田和1000多户人家就要遭没顶之灾。

我和东台市委宣传部、东台日报社的同志，立即乘船赶赴抢险现场。船行半途，遇上从四永圩区返回的市、镇干部，他们叫我们不要去了，说坝已堵好。

我们听说还有10来个农民在守坝，便坚持到现场去。路、田、河都连成一片，水涨桥底，船过不去，离大坝很远就抛了锚。幸亏河岸上长了一丛丛芦竹，我们抓紧当手杖和路标，横着脚掌，在脚板宽的岸道上，黑茫茫的水中跋涉。

循着人声踏上大坝时，已是夜里10点多钟。在昏黄的风雨灯下，四下里一看，心扑通直跳：脚下，这47米长的大坝，抵御着浩浩荡荡的外河洪流。

我刚走到大坝中间欲采访守坝农民，随行的同志猛吼一声：“沈记者，危险！”我只觉得脚下坝身像山体滑坡似的，载着我滑动起来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那农民一把拉我过去。

刚在坝头站定，一股瀑布式的洪流，挟着新填的坝土，倾泻而下，守坝的农民几乎齐声叫起来：“这下子没得命了，已经破了三回了！”

村组干部刚回去吃晚饭，十几个农民一时不知所措。我高喊一声：“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下！”市里几个同志紧跟着一起跳进了激流中。

我忘记了自己不会水，脚踩不到河底，连喝几口水。几个农民迅速拽住我的肩膀，紧紧挽起我的手臂。岸上正愣着的农民也全部跳下，手臂挽起来，人墙连起来，急流渐缓，大坝停止了大块倒塌，后援及时赶来固坝。

泡在水里两个多小时，两边的农民用宽厚的胸脯贴紧着我，说靠近一点暖和一些，我油然而生起一股强烈的安全感和亲切感：中国的农民，你一心为他们，你就会被当作宝。

其中一位青年农民说，他毕业回乡务农七八年了，对新闻报道也很感兴趣，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，我告诉他：“中国农业大学。”他说：“想不到你们记者也能吃这个苦！”

我说：“也是进报社锻炼出来的。我们盐阜大众报是战争年代办起来的。进报社党委就对我们进行传统教育，派到艰苦的地方去采访锻炼。”

我还具体举例：“去年冬天，已经50

多岁的王召总编辑还带头，我们骑自行车‘再访滩涂’1000多公里，市委机关请我们去谈体会，讲‘滩涂行精神’。”

听了我的介绍，他说：“怪不得你们报社记者肯吃苦。过去我们总以为记者像电影电视里的，不是住宾馆就是坐小轿车，这回算见识了，不嫌弃的话，我们交个朋友！”

泡在黑夜中的深水里，我和这位农民结成了生死之交。

夜里12点多，大坝加固。上岸后，几位农民，抢着给我抱来干草捆，让我坐上，他们围在四周，给我挡风。风雨灯下，在农民的围护中，凌晨2点多钟，我顺利结束采访。

告别时，不少农民与我握手不放。我们上了船，他们还不断地叮嘱村组干部：“快给记者换身干衣裳啊！”

那片喊声，至今还在我耳畔回荡……

（作者1988年入职盐阜大众报，后担任农民日报社编委、江苏记者站站长。）



1991年，盐阜大众报抗洪救灾报道深受好评，沈建华(右一)获“江苏抗洪英雄”称号。

使命如炬

传承

在那炮火纷飞的前线

□ 吕解生

曾经和别人说过，我写工作履历最简单，只有一行字：盐阜大众报。

1982年1月，作为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第一批的大学生，毕业分配，我到了盐阜大众报社，从那时起，一直到我2018年底退休，整整37个年头，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张沐浴着战火而生的报纸，我为之奉献了我全部的青春、全部的工作生命。

37个春秋秋月，37个盛夏严寒，无数的欢乐和痛苦，无数的希冀和失落，在这份报纸创刊80周年的时候，都如雪片般飘飞在我的眼前，有些，瞬间即化，了无痕迹；而有些，却如同镌刻般存在，永留心头。比如，1985年，我到老山前线的采访。

老山，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天保镇船头村以西的中越边界骑线上点。1979年我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，越南派兵侵占了老山。1984年4月，昆明军区两个军收复老山，此后，我多个军区轮流换防。1985年5月18日，济南军区67军来到了那里。

67军下辖的炮团，一位副团长的妻子是我市的公安民警，在部队刚刚到前线时，这位妻子给丈夫写了一封信，鼓励他立志边防保家卫国，此信当时在全军引起巨大反响，我据此采写了长篇通讯《亏了我一个，幸福千万家》。

稿件的采写见报，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蠢蠢欲动，这粒种子突然地生长出来，长成了从军人到战场到战地记者的大树，枝叶伸向了遥远的西南——我向报社领导提出去前线采访的请求，终于，军分区一位同志，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像，还有我，一行四人，6月27日来到了老山前线。

在前线，见到老乡官兵，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亲切，呼啸的炮火中，乡音犹如天籁，知道我是盐阜大众报的记者，老乡官兵更是惊喜万分。部队里王成式的英雄、盈肠大战的勇士、几乎渴晕的送水上前线的战士……我怀揣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，采访了那些新时代最可爱的人。

7月8日前后，部队要求我们立即离开，说很快要发起一场新的战役。但是我不死心，我想，到了战区，如果既不能亲历战斗，又不能到达最前线，我这个记者，有何面目面对经过战火洗礼的报纸？有何面目面对本报当年的烈士记者钱毅？

一位部队首长说：“前线非常危险，无法保证安全。”

我并不需要什么安全保障，我只要上前线，在离开报社的时候，我已经将遗书写好，放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

7月12日凌晨5时，吉普车就带着我出发了，我的装备：钢盔、背心、短裤，肩膀上一边挎着一个水壶，一边挎着一个小包，包里放着我从朋友那借来的相机，一个空白笔记本，一支笔，一颗手雷，叫光荣弹，前一天已经学习了使用方法，这不是给敌人的，而是留给自己，所以叫光荣弹，即如果有被俘的可能，自己必须光荣。这是纪律，我已经宣誓一定会遵守。

道路的尽头是战壕。战壕，像一条蜿蜒的巨蟒，在山坡上往前延伸。在一位小战士的带领下，半走半爬了五六个小时，快下午一点点的时候，来到了这位小战士所在的阵地，在一个猫耳洞里，见到一位几乎全裸的班长，见到我，他非常惊讶，也非常兴奋。他指着战壕的对面说，那就是鬼子了。我一看，对面有几十个人在来来回回地走动，他们都很随意地穿着军人制服，目测距离大概两百米左右。我说我想爬到战壕上面拍一下对面越军阵地的情况，班长想了一会说：你必须在3秒之内拍完，10秒之内必须钻进猫耳洞，因为对方有观察哨，如果你看到你有照相机，他们会认为你是当官的，就一定会打枪放炮。我爬到战壕上面，找到适宜的位置后，举起相机，很快地拍了两张，就立即跳下战壕钻进猫耳洞，我还没停下来，就听得头顶上一声巨响，过了大概十几分钟，钻出猫耳洞一看，我站的地方，一个炮弹爆炸后的大坑，像是地狱的入口。

死神与我擦肩而过，我朝着那个还冒着青烟的弹坑沉默了几分钟，我的灵魂好像飞了起来，看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那从低到高几乎排满一个山坡的烈士墓碑，又仿佛看到了家乡大街上阳光下逛街的人群，还有我办公室伏案工作的同事。我忽然笑了笑，我知道我活着，我知道我会活着，于是我沿着壕沟寻找战士，继续我的采访。

老山18天，它使我永远不能忘怀，除了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组《来自老山前线的报道》见报稿件外，还有我内心情感的净化和升华，那些为国捐躯的人，那些流血流汗的祖国卫士，他们一直在对我说着怎样生活、怎样工作。而胜利归来的军人，有许多，变成了我的朋友。直至现在，他们战友聚会时，还常常喊我一块，且饮且歌……

（作者1982年入职盐阜大众报，曾担任盐阜大众报编辑出版部主任）



图为吕解生(中)与盐城籍官兵在云南麻栗坡某山地合影。

一本本书生缘

□ 费如星



1990年10月，盐阜大众报第二次组织骑自行车滩涂采访活动(右一为费如星)，历时44天，采发稿件40多篇，并举办了滩涂风光摄影展。

请教，同时送我一本书——《钱毅的书》。

“再访滩涂”采访行动历时44天，行程1000多公里，跨5个县(市)。当时的盐城沿海滩涂，还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，路难行，水苦涩，有的地方还不通电，住宿条件更是差。生活的不便，我可以克服，骑车采访也能做到；晚上睡觉，为了安全，小刀随时放在枕边，现在想来有点可笑。有一次从射阳到大丰，半天骑了100多里路，到目的地，只有冷粥果腹，没觉得辛酸，上床睡觉时，腿疼得抬不上去，让我泪如雨下。还有在海边围垦工地，嗓子干得要冒烟，却不敢喝水，因为工地上没有厕所。同事遇到后，送给我一个桔子，感激得无以言表。

一路骑行的劳累，采访中碰到的困难，现实与宣传的落差等等，都让刚出校门的我无所适从。幸好身边带了《钱毅的

书》，晚上采访写稿结束后，就边读书，边反思，边模仿，钱毅是怎么从思想到语言向农友大众贴近的，是怎么克服小知识分子诸多毛病的，而他为了掌握一手的报道素材，冒着风险到离敌人最近的村庄采访，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更是让我心灵震动。与钱毅比，我的那些委屈，那些苦恼，不值一提。

滩涂采访结束了，我们采访团受到时任市委书记曹兴福的接见，采访的文章还结集成书。整个采访行动，我只能是个“打酱油”的角色，但正是这次采访打破了我关于记者的种种幻想，做“钱毅”那样的记者渐渐成了我的理想。

后来的采访工作中，我遇到了比滩涂采访更困难的事，再没退缩过。夏季在东台市富安镇，住在石棉瓦盖的房子里，热得睡不着觉，不巧胆囊炎发作，疼得要吐，就这样，也没回家。冬季在阜宁县益林镇，镇政府招待所的被子脏得不敢盖上身，只好和衣上床，在衣服上面铺一层报纸，再盖上被子睡觉。

做记者，搞舆论监督，我遇到过威胁，受到过谩骂，经历过不屑。甚至有人当面说，你不适合当记者，你不通人情，一点都不八面玲珑。面对质疑，身负压力，我想过离开，在有机会跳槽时，却又拒绝了。我实在不能割断自己与报纸的那份缘。

做编辑，对待基层通讯员，我也像钱毅帮助陈登科那样，既尊重又扶持。在负责编辑《盐阜大众报周末》“青春旋律”版期间，我是报社收到来稿来信最多的编辑。好多来自乡村厂矿企业的作者，在“青春旋律”版刊登稿件后，燃起了写作的热情，之后有的干起了专职新闻报道，有的还成了知名作家。一位中学生参加我版面上开展的征文活动，我给了她一等奖。而她妈妈的同事，宣传部门的一位资深文字工作者，只给了个三等奖。多年之后，那位骄傲的妈妈告诉我，她女儿已经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。

2023年，我再次参与《盐阜大众报》创办80周年报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，《钱毅烈士纪念文集》也在今年出版，那些饱含深情的回忆文章，又一次滋养着我，引领着我。做大众报人，说大众话，为大众说话。前辈报人们用鲜血浇灌的“从大众中来，到大众中去”的办报理念永远不能丢，永远不过时。

(作者1990年入职盐阜大众报，历任盐阜大众报采访二部主任、新闻研究室主任)